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堯峯文鈔卷十一至
三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法式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徐 鉉

欽定四庫全書

堯峯文鈔卷十一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誌銘 一 共五首

誥贈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宋公墓誌銘

前明崇禎十一年冬

大清兵破居庸關南下山東大震於是巡撫顏繼祖方以所屬兵移鎮德州總監太監高起潛以兵駐臨清濟寧間為聲援濟南告急巡按御史宋公學朱適出巡章

邱急策騎馳至闕城中兵惟得土兵五百人及調萊兵
七百人歎曰此省會重地且有藩王在守衛單弱乃爾
吾無死所決矣凡後先七上疏求援及條上方畧皆寢
不報即率兵登陴未幾大兵抵城下圍一宿去公益嚴
守禦具既而來兵大集環營三面築長圍困之城中餉
絕乞德王出帑金犒軍又命將士與佛郎機火器以擊
大兵圍稍卻相距九晝夜守城者面目皆生瘡援兵竟
不至其明年正月二日天黎明公方率巡道官周之訓

及典史田多善等守東南門衆譁曰城陷矣大兵肉薄以登公猶躍馬率親卒數十人循城而西持白楮格鬪力屈死之其地在城西南門譙樓下云之訓亦死多善竄免是時公三子皆幼其長子德寬聞之即偕其叔父匍匐抵濟南號哭徧求公屍不獲與多善及公故所從胥吏得脫者復往城西南求之多善指示公死處其樓已為圍兵所燬左右尸骸相枕藉悉腐齒不可辨又不獲僅獲公所遺令箭鏃一繼又獲所佩巡按御史印一

而已德寬號哭旁皇者數日不得已即其地奉公故所
御衣冠招魂以殮巡撫累疏陳公死事顛末有旨覆勘
先是起潛既不援濟南又以失藩王故恐受誅謀欲卸
罪於公而中朝黨人忌公者遂誣公不死德寬扶喪歸
而公次子德宜即文恪公也復偕其叔父伏闕上書畧
謂臣父銜命巡方本無兵柄然猶慷慨身任卒以死殉
泣念臣父子身蒙難非若守土諸官攜有親屬收視致
使形銷骨化無櫬可還惟冀上邀君恩稍光泉壤而詳

覈再三尚缺題卹臣若隱忍何以為人復何以為子其
言絕痛復有旨察議議久不決給事中光君時身遂草
疏力白公被誣狀江南北士大夫在中朝者自刑部尚
書徐公石麒以下凡三十有四人復公言於朝而吏部
左侍郎沈公維炳亦請予卹廕援故巡關御史王肇坤
例議猶不決而北京遂亡福王立南京始贈公太常卿
廕一子入監嗟夫公一羸然儒生耳使得立螭頭之側
正笏昌言為當世良臣可矣不幸趨冒矢石內無金粟

之儲外無虬蟬蟻子之援驅老弱千數空券枵腹使當
猝至之鋒事一不捷以死繼之視晉之卞侍中唐之張
睢陽亦何以異而議者顧媒孽阻撓其間賞罰無章莫
此為甚此明所以亡也當明之季全軀保妻子之臣望
風鼠竄麋奔者相隨屬仗節死義如公者能幾人哉而
猶不免見誣如此昔蘇文忠有言人定勝天天定亦勝
人琬竊以為不然人之君子小人往往迭為勝負訖未
有定也而天固未嘗不定彼誣公者人也非天也卒之

塞阨於一時而湔雪於後日此則天為之非人力所能
強也及今數十年間竟食文恪公之報光大顯融垂耀
史冊隆名碩實行與天地日月相終始文恪公父子昆
弟俱可以不憾亦未可遂為公之不幸也已公諱某字
用晦世居蘇之長洲曾祖某歷官南京刑部郎中祖某
國子生父某縣學生有長者稱公為諸生以習小戴禮
知名舉崇禎四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管寶源局歲
餘得息若干俱以歸公帑不私一錢著書名司鑄政畧

丁外艱服除補禮部主事改雲南道監察御史劾楊嗣昌田維嘉唐世濟史堃袁鯨五人侃侃不阿由是為黨人所忌與其父竝以文恪公貴

誥贈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配王夫人自公歿後教督三子俱知名長德寬更名宓康熙丁巳科舉人次德宜幼奉公命為伯父後順治乙未科進士累階至光祿大夫爵至太子太傅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諡文恪其事蹟具載國史次德宏順治辛卯科舉人

女適某某孫男女若干人曾孫男女若干人王夫人後
公若干年卒公之葬也文恪公昆弟俱前歿矣孤孫某
等卜於康熙二十七年某月日奉公柩與夫人合其地
在陳公鄉金涇堰之原來謁誌銘琬與文恪公同年進
士又嘗辱薦舉在史館許排纘公事行為傳而不果故
文恪公雖歿琬不敢忘夙諾既誌其大畧復擬大招之
詞以招公其詞曰

公兮歸來無叫天闌些白雲迷漫絕板援些公兮歸來

無滯殊方些歷山濟川苦修長些彼臬與狐恣搖吻些
伊優啁噍曾莫之能損些虹旌霓車返佳城些湖流鬱
盤木千章些豐碑巨趺屹峒堯些有獸有人巧琢雕些
公兮歸來樂哉邱些既固既安盍嬰游些歸來歸來示
盱蠻些宜爾孫曾俾熾昌些搞詞刻石永且堅些石也
可泐詞不可泐些

中大夫湖廣湖南糧儲道布政使司參政秦公

墓誌銘

先是順治十有二年

國家

臨軒策士之典凡五舉矣公以會試第一人聲譽大噪都下諸士子傳相購寫其文於是

世祖章皇帝方留心文學急命取公卷進御稱善者數四既而發策試於廷置公第三語內院讀卷官曰卿知此卷為誰叩首謝不知

世祖曰此必秦某也朕於其書法知之及拆卷果然

世祖大悅

名見南海子

賜袍服比第一人蓋異數也授內翰林國史院編修越四年

天子差擇詞臣中才學著聞者俾練習民事於外以需大用凡得數人公與其列遂轉廣東參議分守雷州道遷浙江杭嚴道兵備副使又遷陝西榆林道參政擢江西按察使越二年以失出降調丁外艱服闋起補長蘆

鹽運使遷湖南糧儲道參政裁缺候補遂不復出實康熙二十有一年也公時年六十有二矣始偕公外轉者其後或復被召用相次至大官而公獨浮沉外僚以坎珂終無論識與不識莫不為公惋惜公顧弗校也歸六年而卒諸孤卜葬歸山之阡以公族孫對巖先生所撰行狀來請銘按狀秦氏本宋龍圖閣直學士諱觀之後其子始遷常州十世孫又遷常之無錫故公為無錫人明正德嘉靖間有諱金者累官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

書歿贈少保謚端敏生姚安知府汴汴生縣學生楷楷
生湯溪知縣延默默生長洲縣學生重采兩世皆以公

貴

誥贈中大夫長蘆運使即公之祖若父也公諱某字某
生而氣宇凝重甫就外傳屹然如成人凡巨公長者見
之即推為國器順治五年舉於鄉越七年而及進士第
為人寡言笑與人酬對終日其語一一可數或當訟訴
紛拏輒不動聲色一言折之而定性和厚無町畦雖小

胥賤隸不輕鑄呵至事屬名教及大利害者必侃侃持
論不得當不已故雖用詞臣起家而尤諳吏治所至不
務赫赫名常歎曰好名之害甚於好利蓋其為政有法
大槩然也雷州值兵燹凋敝靖南王每歲發千金市豆
輸納費繇雷民病之公力啓於王而免瀕海賊王占三
據海東王之翰據海西名相聲援而實相忌公探得其
情手書反覆諭占三占三感寤乃授計使圖之翰賊遂
驚遁商舶誤入海港水師官將誣以為賊數邀公往視

公廉知之卒不往商以是得全浙中有無為邪教連及
愚民百數公問告者何所為邪教也曰不食肉飲酒乃
命人給杯酒齷肉飲食盡立散遣之大帥率師過杭索
女妓千人有司白公公曰杭城安得妓千人即有亦不
可與率僚屬往見曉以大義乃止榆林道駐神木縣所
轄黃甫川一路有茶烟二稅民不能供力請於上官乞
疏免其額不可更請與鎮將議借裁市以贏餘補稅缺
民困始蘇城外為蒙古部落駐牧地與民通市稍不平

即相關公悉心平其曲直部人皆感悅嘗出觀市爭以
潼酪獻公飲之盡器至去官多泣送者江右進賢縣購
叛人江德八不得其族有國八者名相近縣令執之以
緝獲聞國八不勝考掠自誣服公察其寃言於上官奏
釋之後竟捕得德八奸魁蕭贊元以偽劄誘人事敗逸
去連染數百人公諭之令擒贊元自贖由是悉得免為
按察二年所全活甚夥會有奸民詐稱旗兵以舟過村
聚取人財新例詐財與盜同罪舟人徐昂實不得財公

據律免死竟坐失出遂左降以去公資性敏決長於摘
發迎見立解諸宿猾老蠹莫敢上下其間兩浙案牘填
委公手定招橐所援法比一一精密又悉用楷書無行
草者對巖先生往見公輒相慰藉公笑曰吾恐心力不
盡不覺勞也故江右咸稱其平允長蘆鹽政大壞私販
日滋而諸商習為豪奢浸以貧乏運使藉商人為囊橐
具體亦益卑公奉職據法一無所撓於是始凜然聽命
戶部議增引目公致書當事以竭澤焚林為喻覽者歎

服既不及大用其所施為未究凡見諸吏治者厯厯如此事父運使公嚴謹既貴猶侍立終日不少休迎養江右署中父遘疾衣不解帶者數十日體素豐碩居父喪至於骨立撫諸弟與其從子尤友愛無間假貸親黨視遇諸故人恩意甚備同縣侍讀諸公以事在理公方為編修力資其二女歸里衛經歷陳君卒於官親經紀其喪以還有少子未婚復助之俾受室居官廉謹自好苞苴拒不入門其遷榆林也貧不能治喪乃孑身行在長

蘆有東光令為蜚語所中幾不免公立抃解之令執贄
求見公峻卻曰吾保全賢令耳非私吾子也知者咸為
之歎息居平不畜媵侍無聲色之好晚節築室數間雜
植花竹於庭往往獨處其中書卷縱橫凝塵滿席暮則
一燈熒熒如老書生然歲時伏臘數偕親故會飲相與
披豁情愫欣欣如也讀書過目不忘為古文詞典雅詩
尤婉麗數經

御試必居高第而謙約不以文章自名故既卒而其稿

散逸者多矣對巖稱公與名流賦詩長篇險韻不假經營而自然清華舉坐皆廢惜乎不及見也卒於康熙二十有六年某月某日以明年某月日葬享年六十有七配吳淑人子男子三長汝泌歲貢生銅陵縣學教諭次汝沆國子生次學源長洲縣學增廣生子女子三適諸生殷沆無為州學訓導顧嗣和諸生劉學洙又撫姪女一適國子生吳漢宗孫男六孫女十二曾孫男女六詳具對巖先生所撰狀中對巖與公同舉進士又同官翰

林其文章聲望高出琬上所叙公事行俱精核可信琬故仍其語稍刪次之為誌且作銘曰

秦之初興淵源淮海居晁張間才學沛沛秦之繼興端敏實賢望重兩朝史冊爛然公偕族孫克光前烈回翔內翰聲譽相埒

天子眷公俾佐外臺匪推遠之將老公材一出不復命也誰咎宣力吏民有為有守暫誅獲信丞輔是期拂衣歸卧豈惟知幾公雖云亡令聞則久君子之澤奕世不

朽惟此歸山宰木千章宜爾子孫爾熾爾昌

特進光祿大夫提督陝西統轄漢兵兼管烏珍
超哈諳班章京世襲一等阿斯罕尼哈番又一

拖沙喇哈番李公墓誌銘

維李氏之世起家於遼其曰寧遠伯成梁者當前明神
宗時治兵北邊嘗拓地數百里有子如松復繼起為大
帥西平巴拜東援朝鮮前後事蹟備載舊史兩人者既
皆名將而諸子弟往來行間亦各以武勇自奮故近代

推世將家必曰遼東李氏公即寧遠伯之四從孫也生而狀貌竒俊落落有才幹年二十四往游撫順外家會我

太祖兵破撫順公被執至費阿喇地遂隸正黃旗久之又破鐵嶺衛鐵嶺四埜皆甌脫公招集遼之遺民使各復故業

太祖竒公才授公拜塔拉布呼哈番又以禽間諜功進三等阿達哈哈番

我師之入大安口也公從下遵化

太宗即命公據守之無何永平灤州遷安皆歸於我四
城互犄角為聲援與明相持者數月天聰三年春明人
將謀恢復以全軍壓灤州而別遣將謝尚政等攻公以
牽制

我師日夜攢砲箭薄城公開城門力戰三卻之最後永
平灤州遷安諸將士皆拔師東歸而公城中火藥亦卒
被焚衆匈匈思潰公即號於衆曰若輩移足一步即殲

於此無匹馬騎輪返者矣盍從我計衆皆懼然受命公
徐結陣引明官之降者四人以行而身自為殿既出關
無一失亡者又別戰於次榆沱馘十一人獲舟五艘砲
傷公領不為動以功進一等阿達哈哈番尋

命公任禮部左侍郎事當是時每旗以烏珍超哈二人
理諸堡若猶未設有牛祿甲喇章京也公所轄曰沙河
堡曰燕郎若遇歲饑公設法賑之所增壯丁數倍滿七
載考

太宗深嘉歎焉

賜公玄狐裘一進三等阿斯罕尼哈番尋

命鎮蓋州

世祖入北京公從

豫王下潼關復從攻揚州破之招撫江北凡得十州縣
及還特

命公提督陝西通省漢兵兼管四旗烏珍超哈諳班章
京自順治七年以來

天子屢有事於諸大禮既郊祀

太祖再上

昭聖皇太后尊號推恩舊臣進公二等阿斯罕尼哈番繼
又進一等阿斯罕尼哈番繼又加一拖沙喇哈番皆予世
襲公任陝西八年而乞告以歸歸四年而薨春秋六十
有三陝西自李自成之亂創痍未復諸劫帥方羣聚蠡起
公一推心置人腹中秦人皆悅服公又以麾下無戰士
數出金錢募之不三月得士四千人歲時椎牛市酒犒

賚不絕然一有犯輒引軍法按治以故將吏爭效命諸
劫帥中推北山郭君振耀州黃騎虎府谷王永強最劇
公用便宜勸之遂次第就禽而急解散其餘黨三秦始
大定至今士民謳歌之相率樹碑以表去思云嗚呼我
國家肇基東海奄有四方所謂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
麇集森列而公獨起家布衣致身佐命卒與寧遠伯之
威名風采異世相望三十餘年之間凡七改官階三膺

世爵紀功檔子

本朝用簿版五六寸作滿字其上以代
簿籍每數片輒用牛皮貫之謂之檔子

播之制誥與古人所賜丹書金券何異中朝士大夫雅知公者爭用唐代英衛兩公相比擬以予綜核始末殆有過之無不及也康熙二年宮保公卜於六月某日葬公完縣檀山之原手具行狀來乞銘予按狀公諱思忠字葵陽其先朝鮮人明永樂中遷於遼東遂為鐵嶺衛人曾祖潤祖成功贈某官考如槿贈某官夫人佟氏子男六長榮祖任參領工部郎中娶宗室布延圖貝勒女次即宮保公蔭祖任湖廣總督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級娶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鑲紅旗都統祝公世楨女繼娶宗室內大臣色勒孫女次顯祖任隨征江南左路總兵官都督同知世襲一等阿斯罕尼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娶內大臣伯穆赫倫女繼娶巴雅喇參領吳爾恪海女次耀祖任佐領刑部員外郎娶大學士鮑公承先女皆佟夫人出次似祖續祖尚幼側室趙氏出女三人長適參領佟國璽次適伯都統石公廷柱男某佟夫人出次適浙江都司金公

國鼎男某趙氏出孫男女十一人銘曰

隴西世族著望於秦
蟻臂善射在漢不振
桓桓英衛攀附龍鱗
陰山耀武平壤勒勲
亦有寧遠繫公先烈
名盛三韓左律右鉞
公也繼之遭時奮蹟
介甲汗馬馳驟疆場

文皇

章皇子嘉乃績圖像臺閣
書伐簡冊西土餘黎望公如
歲公節往臨惠威並濟險阻
榛蕪且闢且刈公曰旋歸

奏凱飲至赫赫我公永作前先生為干城歿侑明堂世
勲舊德是實難忘後嗣載之久而益昌

資政大夫世襲一等阿達哈哈番又一拖沙喇

哈番駐防京口協領加二級祖公墓誌銘

祖氏自我

太宗時知天意方眷

本朝率先歸附及

世祖定鼎諸旗所稱開

國佐

命之臣無慮數什伯輩而祖氏為最其子姓纓蒂蟬聯累世相望凡奉朝請守官次者甚夥或以文學著或以武功顯其人率多雄駿磊落不羣之才非僅以世族巨室雄視海內者也而吾府君又為最府君官京口三十年從容坐鎮往往風流雅素有漢祭遵晉杜預之遺風亟為士大夫所推重然其志銳欲以功名報

國嘗見仲弟蘊玉公調援荆湘慨然語容曰吾祖孫父

子兄弟世荷殊寵雖捐軀糜踵亦分所應爾顧獨不得身與行間効汗馬塞旗之力以報其如

累朝厚恩何每中夜旁皇太息左右聞之亦無不感動者然而訖不得竟其志官止於協領年止於下壽抑何數奇不偶也悲夫府君諱光璽字白玉先世有豫州刺史逖為東晉中興名臣其別世居寧遠曾王父某某官王父某始隸正白旗累功至世襲一等阿達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父某亦世襲拜塔拉布呼哈番又一拖

沙喇哈番贈至資政大夫府君其長子也自幼穎敏甫就外傳即端坐覽書能默識以誦由官學生選授阜平知縣年未弱冠政蹟流傳遠近會王父告老以嫡孫去官襲世爵非其好也順治十一年遂以一等阿達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補授佐領從征湖廣數出機宜以裨戎政軍中咸器重之越五年補參領佐大將軍率禁旅駐防京口越十有一年陞協領繼又以

覃恩階資政大夫康熙二十七年某月日遘疾卒於任

距其生為天聰三年某月日享年六十配陳夫人禮部
侍郎阿斯罕尼哈番某公之孫阿達哈哈番某公之女子
男維耀候選知縣孫男三秉衡秉圭士元皆幼孫女二
一在室一適候選知縣羅萬象府君材高識朗尤長於
理劇阜平地瘠民貧且當南北孔道四方多故奉命往
來者日夜旁午府君入視文書出治厨傳處之裕如一
切老猾夙蠹束手不敢為姦椎埋惡少年亦斂跡遁去
於是姜瓖之亂甫定餘孽猶竄伏畿輔乘間竊發邑人

數被其害府君聞警立率土兵奮身迎擊嘗有家丁陣
歿諸從者洵洵思退府君徑叱騎前搏賊不為動賊由
是畏府君威名相戒勿犯阜平合邑乃得以安吳三桂
之為逆也府君以協領統江南所造戰艦往應荆湘軍
興是時江湖間多盜率皆千百嘯聚與三桂相應和府
君道次湖口盜方肆焚劫勢張甚官兵莫敢誰何或勸
府君少留府君奮曰吾雖無征勦責然莫非王事向者
以不得在行間為憾今見賊不擊可謂忠乎急麾所部

卒張帆而進砲聲大震繼以鼓噪湖水俱沸賊遂駭走
衆服府君膽畧當駐防之暇留意文墨每論古人成敗
事得失如身履其時喜結納知名之士間遇風日適美
必偕賓從往遨江山間擊鮮醜酒笑談不倦儼然一儒
生也至聞逆藩之變數張目掀顙義形色詞以為常御
兵嚴而有恩誠諭悍驕拊循老弱三十年之中士民幾
不知有兵蓋京口介江海素稱東南重地自駐防以來
蔽遮三吳俾海中逋逃不敢蹂躪內地此固大將軍之

功而府君亦與有勞焉居平尤以孝友著聞有同產幼弟為父所鍾愛最後弟病將革府君懼傷父心晨夕顙天願以己子代弟既天則慟哭於私室搥手戒家人慎勿令吾父知也蘊玉公與府君竝時防禦京口昆弟同官一方恩意彌切方蘊玉公調往荆湘者八年府君為經理鞍騎甲仗糗糧日用之需饋運絕無虛月平居視從子如子視家人上下疏戚凡數千指如骨肉雅不問生產而喜周人之急凡來告者未嘗藉有無為解負之

亦未嘗責報以故交游宗黨悉以府君為歸雖傾橐倒篋弗恤嗚呼信可謂賢也已府君之葬有日其孤介其友宋子聲求來乞銘予與祖氏有通門之誼而府君又大有勲績於吳遂不敢用衰老辭墓在某縣某鄉某山之原云銘曰

列聖之興肇基遼海汜於

章皇電掃氛靄挺生元勲在祖有人糾糾桓桓為

國虎臣公則似之克紹前烈允文且武卓哉人傑維乃

祖乃父鑒於

皇衷俾爾嗣爵以最爾躬曰篤不忘翳忠若孝牧民治
軍於前有耀來鎮南徐屹然長城輕裘緩帶以儒將名
匪直才優其德實邁善積於家綿慶可待命也如何阨
位與年不有銘詩孰悉公賢

布政使司參政邱公墓誌銘

山陽之邱有布政使司參政晉封中大夫德峻府君者
故以耆德宿望見稱於時生子九人其仲寺副先生偕

其弟檢討君尤知名嘗版行其詩歌古文流傳近遠夙為四方士大夫所推服寺副與予同舉進士最後檢討亦與予同以薦舉入史館後先從其昆弟游者數年詩酒往來相得歡甚顧不及拜府君於牀下展子姓之誼以此為憾康熙二十四年予既里居府君適年八十寺副先生以書屬予叙其壽予病不果為明年秋府君遽捐館舍寺副哀經踵門又以誌銘見屬予遂不敢復辭又明年來速銘曰葬有期矣乃為次其世系官爵事行

及其生卒子女之始末誌而銘之按狀府君諱俊孫字
顓之德峻其號也曾祖瑛祖嵩世有隱德父廩以府君
貴累贈朝議大夫府君舉崇禎癸未科進士明年授戶
部主事兼兵部職方司主事督四鎮餉

王師下江南六合知縣曾某以違法誅疑其民且有變
將遣兵屠之會有薦公才者俾率遊擊王某以往府君
度六合民必無他駐兵十里外單騎至城下撫諭之父
老咸感泣出迓不戮一人而返尋權許野闕明年司後

湖圖籍閱二年至京師改刑部歷官郎中覃恩加一級
廕一子入監讀書出知漢陽府以積穀有方實加一級
特擢山西布政使司右參政分守冀寧道非故例也由
是為忌者所中撫事誣劾府君聞之即日棄官歸里里
居凡三十餘年疾將革屏去醫藥不御諸子長跪以請
府君笑曰吾命懸於天藥何能為精爽至臨終不亂生
於前明萬曆丙午年八月初二日卒於康熙丙寅年十
月初六日壽八十有一歷官十五年所至皆著惠愛尤

長於聽訟或案牘未決堅坐堂皇上必事竟然後起凡屬邑以獄上者立斷遣之旅舍閒無留人鞫語悉口占手判不假羣吏吏雖老姦夙蠹但瑟縮奉行文書無敢翫法舞文以獄為市者其在六合也前知縣有婦繫獄婦姪將產府君惻然啓大將軍極言其無罪甫出獄而婦產一男聞者無不誦說太息在漢陽也既下車即誓城隍神曰守於事不明神相之不公神殛之楚俗好鬼而信機祥府君下教徧毀諸淫祠獨修葺大禹后稷廟

以示民凡訊兩造輒為開陳義理往往悔悟泣下叩首
解散是後有忿爭欲訟者父老止之曰奈何以細事重
瀆我使君一疑獄十年不決府君質諸城隍神夜勘之
各曲中其隱而府君以其事關閭閻也勘訖急引燭焚
其卷於神前識者知有陰德云為人亢爽不畏強禦西
南方用兵往來更戍者驛騷道上民疲於奔命府君調
發應付雖束芻豆皆有程則絕不可干以私以故兵
民憎服諸上官額外誅索一切不納或遣吏索藤牀府

君引吏入卧内示之所卧榻僅覆以版吏大驚馳去具以告上官始慙服民有冤抑疾苦必力請於上官不從不止或以是規府君府君歎曰民不堪命矣吾安能徇人喜怒乎故府君之歸也漢陽民泣送逾百里乃止晚而杜門讀書不復有進取意長吏俱不識其面間出遊阡陌間青鞵布襪府君不自知其貴人亦不復知府君為薦紳先生也雅喜周人之急諸故人子弟間遺殆無虛日其友愛殆出天性創建宗祠歲首聚拜春秋聚祀

其中有蕩名檢者則威以夏楚有貧不能昏嫁者歲時
伏臘不能自給者則予以錢粟有差其素行如此信可
謂耆德宿望者矣配張氏累封淑人先府君十六年卒
葬三里塘之新阡長子象觀次象恒俱諸生早卒象升
順治乙未進士大理寺寺副前翰林院侍講象隨拔貢
生

御試博學宏詞翰林院檢討象益諸生俱張淑人出象
良歲貢生候補訓導長庚殤同升如升俱國學生候補

序班俱側室管氏出長女適貢生王家植次適貢生劉芳譽翰林院侍讀喬萊候補理問尚玉弼廕生王裕德俱張淑人出次適國學生杜象昭諸生喬蓋潘闕盛國學生陳模沈泚幼許諸生楊斐禕俱管氏出孫男八孫女十曾孫一諸孤卜以康熙二十六年某月日葬府君啓張淑人窀而合焉禮也嗟乎以府君之為人其獲享壽考宜矣顧涖官

興朝回翔中外者積有歲月而訖不獲大究其設施所

謂積德於身責報於天如符契之合者果安在哉克昌
厥後吾不能不深望於寺副檢討與其諸子弟也銘曰
淮亦楚望與江漢同卓哉府君淮人所宗學績而碩才
敏而雋致身

本朝言建事功追風籟雲譬若騏驎視天尺五詎難一
蹴入居郎舍出授民牧雖曰盤錯未展駿足中道忽蹶
何命之速善刀而藏達哉府君有詩有書以勗後昆石
渠東觀相繼騰騫壽考令終永垂休問卷為停相士俱

執紼人定勝天斯言則信光厥遺緒後起振振

堯峯文鈔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堯峯文鈔卷十二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誌銘二 共五首

前明吏部驗封司郎中曹公墓誌銘

順治初

王師渡江破金陵故明賢士大夫相率南奔往往崎嶇
閩粵間思以功名自蓋然而門戶之禍益熾上不知兵
下不用命文恬武嬉卒至土崩瓦解然後已其在行間

者或死於兵或死於盜賊水火僅而得免或竄入方袍
黃冠之中其尤幸者則又感憤無聊或廬一廛田一區
甘藷編氓以終君子論其世悲其志而竊歎其所遭之
不辰不忍援亡國大夫之說苛繩其後也如侍郎公與
公是己公諱元方姓曹氏字介皇別自號耘菴世居海
鹽之淳風里父侍郎公諱履泰舉天啓中進士踰十八
年為崇禎十六年公亦舉進士父子皆侃侃抗直不撓
以才學竝著聲譽中朝爭推為東林黨人當金陵之破

也自京口至浙西無不望風內附侍郎公方以謫成家
居公亦棄常熟縣印歸省於家會淳風為亂兵所掠公
父子蒼皇中各棄家散走公由間道變姓名入閩乃得
謁唐王於福州授吏部文選司主事累進驗封司郎中
繼而侍郎公亦由海道至授太常少卿累升兵部右侍
郎父子俱在列是時閩中恃大帥鄭芝龍為重而芝龍
桀驁至與閣臣抗禮出入呵殿聲擬於警蹕其視唐王
蔑如也由是唐王君臣積與相猜恨竟殺其所善都督

陳謙公逆策國事將敗乞視師江上乃加御史銜賚白金五十兩而遣之公僅抵浦城而江上潰兵突至遂絕城竄走山谷匿僧舍中侍郎公乃從唐王趨贛州中道傳

王師至土豪將縛侍郎公以降急投身崖石下斃而復蘇亦與卧僧舍中其地距浦城踰數百里公聞之懼侍郎公不免急號呼訪求凡間闕亂兵間者若干日父子始復相見迎至浦城侍郎公以病先返故里而公獨滯

留僧舍明年夏甫歸渡錢唐而丁侍郎公艱矣於是淳
風故廬已毀里中交親無藉及市井惡少年爭洶洶攘
臂視公為奇貨所以挾持虛喝者萬端公屹不動然其
家遂破挈母夫人及妻子寄食旅舍中久之事定始卜
硤石村葺東山草堂以居杜門讀書賦詩暇則挾杖娶
遨山水如是者三十年最後縣官慕公歎曰此先朝遺
老也延為鄉飲大賓公力辭不可得識者咸以為允享
年八十有二卒於草堂之正寢公少有至性尤重名節

敦尚氣誼侍郎公在崇禎朝以給事中言事件大闢王
永祚羅織下刑部獄公為諸生蒲伏數千里入視醫藥
於獄中為摩創吮血日夜目不交睫出則囚服叩首控
訴諸公卿之門流涕被面見者悉矜其寃侍郎公慮公
為邏者所獲公曰兒萬死不憾侍郎公竟以譴戍得脫
拊公語所知曰此吾克家子也微此子吾不望生還矣
及金陵建都公居選人中先是閣臣馬士英後先與侍
郎公俱繫獄相親厚視公如子姓至是擅政有薦公署

職方事者旨已下矣士英覬公往謁且欲借以德公公
訖不往上疏言願得循分守外吏語侵士英士英怒遂
授常熟知縣以去其居平氣節如此公為宋忠靖公勛
之後勛扈高宗南渡其裔孫始徙著海鹽曾祖某祖某
萬曆中舉人羅山知縣以侍郎公貴歷贈太常少卿侍
郎公之葬也故史官吳先生太冲為之誌其文典質可
誦今諸孤卜於某年月日葬公大河堰之原以誌銘屬
琬謹按公自撰年譜及侍郎公誌采掇其出處大節與

侍郎公牽連書之以信後世至於行狀所述猥瑣不當
書者俱不及載云娶陳宜人子男二人三德康熙丁巳
舉人三才廩貢生皆側出女二人適諸生沈聖祥陳宜
人出適監生王子頤亦側出孫男四人孫女二人銘曰
維明之季勢傾莫支噫小朝廷僅延歲時雖有君子亦
奚能為猗與曹公才大未施脫身兵燹晚卜幽栖峽石
之麓可讀可犁可觴可詠可詒後嗣碩果不食天若祐
之壽考令終如公則希河堰之濱神爽來依偕侍郎公

九原相隨琢詞於石不磨是期

誥封奉直大夫翰林院修撰加二級鄉飲大賓

繆公墓誌銘

自我

世祖定鼎以來

國家舉行

臨軒策士之典凡十有三而以第一人及第者吾郡獨
居其五海內傳為盛事中間有太公與太夫人皆無恙

能享其子之祿而屢受

天子貶封之錫者惟學士徐公肅侍講繆歌起兩先生之家為然侍講尊甫蘄書公尤老壽侍講既第公數遨娶自得居則有亭池華木之勝游則有山川泉石之娛日夜偕故人賓從與夫鄉里之老談笑偃仰於尊壘壺矢之間肥脆之味不絕於口絲竹謳歌之音不絕於耳加以

命詞寵章後先叠至門庭之盛鮮與為儷如是凡十年

而公始歿古之洪範傳凡謂五福者庶幾其悉有之吳
中之人皆知侍講之孝養其親顧不知公之勸飭指誨
所以勉侍講於成者惓惓備至蓋訖暮年而後能盡食
其報也公諱慧隆字子京蘇書其別號也先世自常熟
遷於府城故今為吳縣人曾祖憲祖天秩並贈布政使
司右參政考國維萬曆辛丑進士歷任貴州右參政而
歿嘗平蠻寇安邦彥之亂功載前史妣蘇氏徐氏皆恭
人生母齊氏公為諸生不尚虛名亦不屑屑章句行文

不屬豪頊刻數千言可就諸老儒皆遜避之當勝國之末公愀然意有所不愜輒棄去舉子業惟以課督侍講為務於是延予友宋子既庭館於家是時既庭方與公之弟子長先生以文章雄吳下名聲相埒予既善既庭而予季南賚復受業其門數人者晨夕侍講讀書之舍數用文學相淬礪公每肅予輩入必具酒炙示殷勤未嘗以丈人行自抗也嗣後侍講學益進聞望亦益重四方鉅公貴人及知名之士舟車造門者相望公必率侍

講述勞其間身自備賓主之禮其遇單寒者則折節慰藉尤有加焉雖甚煩費亦不怠以中止故侍講訖成通儒而最後遂受

天子非常之知特簡之以魁多士皆公善教其子致之也侍講既第親故動色相賀公不色喜詒書戒之曰若何以不愧科名惟安分不躁進勤學不曠職則忠孝俱在是矣侍講內艱服闋公趨之入朝侍講念公老矣故為事遷延其期公大愠曰忠即孝也方

國家多事宜若從容內顧時乎立遣治瘵以行久之侍
講又將請告祝公七十壽公復詒書報之曰吾彊健善
飯毋庸若歸養為也蓋其始終勉勵侍講者若此然則
公之優游暮年以忘其老以遂其志食侍講孝養之報
而享有此五福者夫豈偶然哉公性坦直不設城府數
好周人之急雖名為貴公子而弱冠孤露即能以一身
樁柱其間屢思慕參政公悉叙次歷官政績走數千里
外請祀於閩於浙於黔吳人至今稱公孝云公享年七

十積封至奉直大夫翰林院修撰加二級配王宜人文
恪公鏊五世孫也先公七年卒前禮部尚書宛平王敬
哉先生銘其墓子男一人彤即侍講也女子子一人適
諸生顧瑞書孫男一人祖齡尚幼孫女七人皆配名族
宜人之葬也墓在吳縣鄧尉山之麓至是奉公柩往合
焉實康熙十六年十二月某日也予自病假歸里杜門
無賓客公獨再詣予茗華書屋握手勞問如平生歡且
辱有獎借之語故侍講屬予銘予不敢辭銘曰

溯繆之興由東漢晉代有顯聞爰及參政參政勦蹟實
於吳門服勤王事以啓後人公載其美播之堂之如彼
鶴鸞宜奮而飛不在於躬在其哲嗣章服煌煌安受

帝祉維績之豐維報之隆藏是玄室壽考令終

廣西布政使司左參政分守桂平道徐先生墓

誌銘

康熙十有六年三月貴陽徐寧菴先生卒於江寧之寓
舍訃至吳門門人沈某汪某既各為位以哭其年九月

將卜葬蔡家山之先塋諸門人前期會葬江寧孤時成
拜且泣曰襄事有日矣維是墓隧之石既具而其辭未
立其何以不朽先君而釋諸孤之罪戾於無窮乎既又
告琬曰吾子尤以文學為先君所知是吾子之責也琬
固讓不獲始敢序先生族里官次治行之實為誌而繼
之以銘先生諱某字致公寧菴其別號也先世居彭城
明初有從征貴州者以軍功世授千夫長遂家焉曾祖
迪吉祖講平原學教諭考鄉伯累官四川布政使司右

參議先生少聰穎參議公用御史巡按山西歸陳其車服器玩於庭直可千金名先生視之曰此稽古之效也孺子欲之乎先生稍一寓目若不屑意也參議公益竒愛先生稍長閉戶力學博知古今不專尚經生業參議公為御史時始挈家僑於南京即今之江寧府也公間一歸視其家先生必侍側凡議論聞見得諸家庭尤多江寧宿儒前進皆折輩行與交前明崇禎中舉貴州鄉試踰十五年舉順治己丑進士選內翰林庶吉士授祕

書院檢討充乙未會試同考官出為河南按察司副使
管理河道遷廣西左參政分守桂平道未之任而河南
巡按御史以私憾銜先生遂為所中至落職而總河與
巡撫者爭上疏直其冤甫得白會江南奏銷案起以非
辜被株累者凡數萬人先生與焉於是不復言出矣先
生在翰林數論事且請譯大學衍義進講

天子器而重之欲試以吏事適有內外參用之

旨遂擢先生治河是時文學侍從之臣出為外僚如先

生比者未久輒復召用至卿貳貴顯而先生竟不復召
是後

世祖晏駕遂坎壘以終此可為先生惜者也當先生之
治河也河決方急悉屏去騶從或乘小舸或策單騎日
夜奔走數十百里往來護視雖大風疾雨不少止有勞
先生者先生慨然曰職分宜然吾敢愛一軀使吾民飄
流蕩析乎為人敏決所持策多出他人上每秋冬之間
下令開濬某所修築某所衆初不喻也既而卒賴以無

敗事於是始大服守職公廉不宥以一錢入私橐先是
河工歲費至白金累數十萬民間供役率騷然煩怨先
生嚴於估計調發一切諸宿弊悉格不行雖豪猾吏亦
相顧縮手不敢為欺所上奏銷冊歲不過數千金間興
大工亦減舊費什之八九而功力雄固倍於往時吏民
赴役無敢後期者上官始猶以儒者易先生既旁睨其
所為遂相倚如左右手蓋無不歎先生之才之足恃而
知其學之通於世用也故既中巡按御史讒卒相與力

爭而白之先生性醇謹與人交無疾言遽色晚歲益務為沉深人莫能闕其際家居十餘年未嘗以事干謁有司官於江寧者幾莫識先生面素食補衣怡然自適也享年六十有七配劉孺人子男三人長時成江寧附學生次時亮時敏孫女二人皆幼先生始宦京師與同年曹厚菴先生友善所以切劘底厲甚至其學研極性命而尤詳求經世有用之術琬初第時謁先生於邸舍請問為學之要先生曰昔孔子於易乾卦即發明誠之一

言以是傳諸曾子則曰誠意曾子傳諸子思以訖孟子則又皆曰誠身誠其可終身行者乎又問求誠從何始先生曰先儒有言自不妄語始琬至今誦之不敢忘然則充先生之學使得與曹先生皆大顯於

朝左推右挽其勲業規模當何如也顧曹先生既蚤歿而先生亦位與學不副不能大究其所施設其見諸官政者厘厘緒餘而已如琬所叙是也此非先生之不幸而實可為

國家惜者也琬廁門牆之末二十餘年矣氣昏質篤既不足以盡達先生之蘊雖數用文字見役於人然筆力衰繭又不足以發幽闡微而暴揚先生所學於當世宜其執筆逡巡而有愧心也夫乃作銘曰

誠以持己誠以事君先生之學先儒是遵宜公與卿而卒不振德則多有惟命之屯大江之澣牛首之側土厚水深龜卜墨食永藏於茲不崩不蝕俾而子孫世逢其

吉

朝議大夫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

加三級方公墓誌銘

康熙十六年冬分守蘇松常道參議方公以疾歿於位
闔治聞者自士大夫以下至於委巷老稚無不慟哭失
聲及明年春喪行遮道號呼拜送者數十里不絕公子
共樞既免喪以事至吳舟過閭胥兩門父老爭招攜往
觀或太息泣下相告曰見公子猶見我公也其明年公
子復至聚觀如初其泣下者亦如初嗟乎公何以得此

於民哉蓋吳人入

本朝以來甫脫兵火即旱潦疾癘之災無歲不有十室九空蕭然愁歎而為有司者不思覆露拊循之術方勦興大役以朘其生而摧其力獨公用清靜無事為治順民之欲與之休息故興頌悉歸於公予嘗論之吳人所患如病羸者然神耗氣衰雖峻補猶虞其不任況可益以苦寒刻削之劑乎是宜節其起居調其衣服飲食然後可以稍延公能得此意以治民民既翕然悅服而又

惜其設施未竟也儻天假之齡俾得建牙開府於江淮之間以宣布

朝廷德化不當大有造於吾吳與然則公之歿也豈惟公之不幸直吳人之不幸已公諱國棟字干霄別自號艾賢先世居浙之德清後徙順天明太師文端公從哲從子也六世祖允及高祖華曾祖天叙皆贈少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祖希哲縣學生私謚恬節先生考士淳以文端公蔭歷官至饒州太守公讀書明敏過人

十歲善屬文順治初與伯兄皆以諸生舉於鄉伯兄既
掇進士而公連不得志於禮闈遂授蠡縣教諭遷國子
監助教進博士丁饒州公艱服闋補故官遷刑部江南
司主事歷雲南司員外郎福建司郎中出為廣東按察
司僉事分巡海北道巨寇鄧耀盤踞海島中時時出沒
剽掠為雷廉患公請諸制府集兵三千分五路以行而
躬總其節制繼又慮賊之他跳也急檄鄰道及安南國
王各出兵分搃要害耀遂受擒招徠餘黨所全活數千

人廉人爭感公德刻主於名宦祠生尸祝焉遷整飭寧
武兵備參議久之以裁缺改分守蘇松常道公屢官監
司率在兵戈倣擾中更事多矣及涖蘇蘇居江浙舟車
之衝視他道尤劇而又值

王師有事於閩粵羽書旁午芻芻糗糧之需猝不及辦
有司皆惴恐公素具成筭從容指揮咸中宵竅軍興賴
以無乏而民間晏然若不知有兵者未幾而採木之役
起疾驅入宜興深山中晝夜督視以勞遘疾而歸踰三

月歿是歲十一月某日也享年五十有七公頽然長身
問學淹雅工詩喜書而於奕尤入能品與人交不翕翕
熱亦不落涼雖接布衣下士未嘗有疾言傲色歷官
三十餘年補衣糲飯絕無聲色摘飲之好約束胥吏往
往皆重足立而撫視士民則藹然具有恩意尤耿介自
守不為禍福利害所搖終其身如一也雷廉諸富人被
賊誣後先株連下獄公察其寃力爭於制府前悉脫其
械而出之諸富人念無以報哀白金數千兩壽公公大

駭曰吾憫若無辜耳若奈何以此污我卒卻不受中朝
貴人遣幸伶入吳伶故吳中無賴子里人屏不齒者也
至是怙勢恣為姦利有司以貴人故爭折節下之至與
揖讓行鈞禮公獨不少屈伶又以非法干請亦不聽或
勸公益稍委曲為一官計乎卒峻拒不可伶大怒去然
亦不能毫毛有加於公也由此聲望益大重喪歸之次
年卜葬於大興縣方家莊祖塋之次元配賈恭人前卒
遂祔葬焉子男一人辰即共樞例監生娶徐氏側室葉

孺人出也女一人殤賈恭人出也共樞好學而有文所
娶為太僕卿武進徐君某女故數往還吳中其始至也
實來徵銘且曰知公者莫子若也予惟前此請告十年
適當公治吳時公嘗以微言動予曰何以教之予正色
曰昔漢杜密家居每多所陳託而劉季林以閉門掃軌
稱清高士頗為密所譏評然黨事之興季林竟免使君
將使某為密乎抑寧為季林也公笑而頷之故其相知
最深不可以不銘銘曰

鼎鼎鉅族文端基之碩儒循吏惟公繼之公未來吳吳人惶惶及公至止歌舞康莊仁以矜物廉以律躬活千人者後必有封吳人思公瞻望公子餘慶綿綿是續是似

湖廣湖南布政使于公墓誌銘

公姓于氏朋舉其諱襄于其字而念劬其自號也于之族稱金壇巨室先世有累官都御史諱湛者公之七世祖也恩貢生諱玉鳴者大王父也費縣教諭贈布政使

諱之鏞者王父也累贈至布政使諱泉者父也荆夫人其元配也子五女六星煥星燦星炳皆太學生與星耀星炯則公之子也候選州同姜伊鄉進士張恕可太學生徐時成李肇軫吳遠立與王緝馨則公之女夫也公舉順治六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越五年奉旨外陞遂除分巡睢陳道按察司副使遷福寧道布政使司參政四川按察使山東右布政使外艱服闋補湖廣湖南布政使此公所歷之官也自文林郎至通政大

夫此公所積之階也其在睢陳嘗自署其廳事曰無求於吏吏自察不擾於民民自安其為政大指如此會公婦翁荆公其惇知郟城縣縣故公之屬也一昔盜踰城劫庫帑殺縣官去闔城士民洶洶謂城將受屠公聞變即間道馳至諭以無恐且勅縣吏閉城門已而營將果統兵抵城下公拒不聽入營將怒誦諸總督總督召公詰責公曰縣官於某為舅甥某顧不欲甘心是盜乎然奈何株牽平民俾以非辜被禍總督大悟未幾而獲盜

他所最後補湖南由京師取道郾城郾人喜相告曰是前活我于使君即空一縣遮道迎送凡數十里不絕其在福寧甫抵任而興化兵譁事起興化瀕海協鎮官部卒皆羣盜受撫者也適有材官辱張給事僕為給事所訟鎮將撻材官數十衆卒大憤相率入給事家毀其門戶什器將殺給事急走竄以免衆遂欲脅鎮將為亂會其將已潛行入會城既不得逞乃縊死被撻者復噪入給事家誣其僕殺人公先廉得首惡數輩因集文武諸

官會鞠即擒首惡者縛階下於是健兒帶劍方林立咸
瞋目悻悻有不平意公從容呼首惡語之曰軍法士在
伍惟將之聽今若曹乃敢挺而譁以至殺人罪不赦顧
吾新下車且奉上官指念若曹約束無素止用殺人律
從事則罪有專坐於若曹何如衆始泥首言殺人者張
氏僕也公叱之曰若曹氣燄何等視張僕直俎上肉耳
彼顧能於千百健兒中奪一人縊之耶更名被縊者妻
及其家廝養童訊之俱吐實遂按首從三人寘諸法而

釋其餘於是軍民以安是日徽公幾至大變泉州提督
官剝海盜盜或逸入興化界鎮將擒數百人將悉俘之
公視其嘗雜髮者則曰此良民被陷也法當宥有年少
者則曰童稚何知又當宥所全活甚夥漳州與海中原
門相望號要地

國家既遣固山額真統兵營會城備應援而額真別遣
梅勒分番駐漳以守歲凡四易兵馬往返七百餘里輒
檄民夫供役多至三四十人其人荷重踰險或受鞭箠

或苦饑羸墜嗑以死者相繼公憫之言於總督請駐防者毋踐更總督曰不可公曰然則展其瓜期可乎乃議展歲四易者為再易蓋自此始其在湖南湖南人甫脫兵火率不聊生公一切休息之每見司中胥吏猥濫踰數百人歎曰湖南百姓皆鶉衣鵠面而此曹子鮮衣張蓋縱橫市井間何所取之悉下令汰去止留謹厚者數十人俾供文書而已數為上官力言士民利病暨有司賢不肖狀上官絕不省且疑其立異有所誅責公又槩

置不應積與巡撫者忤竟以事中傷公得

旨鑄二級調用公未歸而巡撫亦遂以貪殘獲罪士民咸快巡撫而惜公無不相顧歎息者公故以廉慎知名其去睢陳也將渡洪澤湖榜人慮舟輕不敢前因舁岸旁巨石以實舟公笑曰惜此石差頑耳不然即陸鬱林故事矣福建總督李公某亦嘗曰在地方不愛錢者惟我與于參政耳此公涖官之大凡也公少喪妣馮贈翁引至殯所誠曰汝母僅生汝儻不讀書自力母在棺中

目不瞑也公既受命則又曰俟汝有立而後葬汝母及公以檢討謁告始葬馮太夫人於西墳如贈翁言晚歲公屬諸子曰異時必葬我太夫人側其事繼母張尤謹病將革慮遺張太夫人憂數力疾往問起居事諸父及拊幼弟皆孝友無間言此公居家之大凡也公享年五十有六以某月日卜葬縣之某鄉某原距馮太夫人墓若干步從公志也將葬公之冢君星煥已早世其來請銘者次君星燦而介之以請者徐君時成也銘曰

學優入官惟古之制後世不然學與政貳表表于公國
之偉器起家文儒乃諳吏治

帝曰往哉汝學既邃汝佐汝長試汝政事遂歷五藩不
敢告瘁所去見思咸懷其惠修途方軌胡然中躓所學
什百施未一二壯年歸休韜此鋒銳積此趾美用詒來
嗣惟爾嗣人既有既似活千人者厥封可俟魏魏新阡
宰木森然詩以章之億萬斯年

堯峯文鈔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堯峯文鈔卷十三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誌銘三 共五首

彭貽令先生墓誌銘

吾吳有隱逸之君子三人焉曰彭先生諱行先字務敏
一字貽令與其友鄭舉人士敬金秀才俊明年齒畧相
若雖未及從宦顧皆以鉅人長德見推於士大夫三人
者歲時過從鬚眉皓然相與討論文史揚扞翰墨杯酒

豆肉談笑移日見者羨以為神仙中人也既而鄭金兩先生相繼物故獨先生歸然老壽以是尤著聲望故尚書睢州湯公嘗開府吳中每月吉讀法必命有司延致先生以為重先生稱老病固辭及湯公還朝入見

天子下訪吾吳人物公即首舉先生姓名以對他若總督潼川王公學使者吉水李公亦悉遣使齎書幣候問起居不絕然先生率引分瑟縮不敢輕往報謁也於是先生之從子瓏瓏之子司業定求相踵取進士司業既

以第一人及第最後先生之孤孫編修寧求復以及第
第三人入翰林家門鼎貴賀者填里閭先生顧愀然曰
吾家遭遇若此吾子姓其何以圖報益恂恂退讓日夕
鍵戶悉謝賓客干請間出游城市布袍梭屨以一老蒼
頭自隨絕不盛軒輿僦從相銜鬻也康熙二十八年某
月日以疾終於家是歲某月日將葬諸孤以司業所撰
事狀授琬曰願為銘琬按彭之先故居臨江自明初以
義旅歸附隸籍蘇州衛遂家長洲踰數傳而有諱時者

隱居不仕以大耄終於先生為曾王父生嘉靖辛酉舉人天秩天秩生先生之考萬曆丙辰進士汝諧釋褐甫逾月而客終京邸先生年未弱冠隨伯兄蒲伏數千里護其喪歸哀毀無不中節識者稱其為遠大之器既補諸生所師友悉知名士磨礪浸灌發為文章銳欲借科第自奮而會友人以場屋事被訐其人與先生雅故陰援先生為左證冀以解免而先生實不之知也遂牽連見褫或諷先生訟諸官先生歎曰功名細事耳奈何隕

人家聲俾蒙玷辱乎乃走京師上書闕下以自雪然始
終未嘗歸獄其友也有旨還先生於學宮士大夫咸以
為異數而滋推先生長者先生既坎坷摧抑自是亦不
復思奮於舉子業矣明季用拔貢生謁選考授知縣見
國事浸以不支竟棄官還隱故里教授生徒藉以自給
者逾四十年編修所由成名者亦先生親訓督之使然
也先生內行完潔事兄若嫂以敬育兄之遺孤子以恩
當昆季晰產所晰有無厚薄槩置不訾省與人交醇謹

無他腸雅善書法暇即簾閣據几力撫晉唐諸家莫不
酷似貧不能購書數借人書手自校讐繕錄日課數十
帙錯置巾衍中時時繙閱不倦尤習前明典故每對知
交必據故家遺老流風佚事娓娓抵掌以為常疾將革
預尅期日屏去食飲湯藥至期脩然而逝春秋九十有
二明亡以來吾吳之逸民未有康寧壽耆高朗令終如
先生者也先生歿而老成之典型於是乎凋落殆盡矣
當先生之年六十餘也躬營壽藏於東吳鄉祀宇圩之

原乞鄭先生誌其壙而金先生書之於石誌中述先生之言以為持情必平處物必恕加恩於人所不知施德於衆所不報其自叙云爾知先生者謂之實錄云娶顧孺人先生卒春秋七十有七已前葬矣至是諸孤奉先生柩合焉子六人三男三女曰珮府學生曰璜早卒贈翰林院編修曰球長洲學生壻曰諸生陸嘗吉曰朱有孝曰諸生程棟孫十一人曰予繡予綬寧求實求宏求志求思對廣益思光思毅錫光寧求為康熙壬戌科

進士第三人官編修宏求為府學生孫女六人曾孫男
女十有五人先生長於琬二十餘歲琬之少也猶及見
鄭先生顧以久宦京師不及從之游金先生之歿且葬
也則琬為之銘至於先生由進士公而下與汪氏講通
門之好者凡四世矣況以先生之名德尤為琬所敬事
此太史公所謂欣慕執鞭者也後生晚進幸得以文字
受先生役其何敢辭故遂諾諸孤之請銘曰

彭之始兮鼻祖鏗維老壽兮迄今傳遠苗裔兮超其先

猗先生兮名德全文若獻兮儀後賢福曰五兮躬有四
雖不富兮非所異子之子兮登貴仕身則尊兮德彌懿
儼宿儒兮與寒士甘寂寞兮鎮浮譁善之積兮慶靡涯
制書褒兮光且華矧寵錫兮來

天家徵斯刻兮知非夸

前明兵科右給事中吳公墓誌銘

故兵科給事中吳公既歿之十有一年諸子卜葬於長
洲金鷺鄉之誠字圩又十有一年其配顧孺人卒越明

年諸子將奉其柩與公合兆公之葬也未及具石以銘至是持某所撰行狀問銘於琬琬之祖妣湯太君視孺人為姪孺人蓋琬重表姑也吳汪又有通家之好公季子又從琬游故琬不得辭按吳之譜曰周泰伯後裔由泰伯至今二千餘年屢徙不離於吳大王父滔贈襄陽知縣王父之佳以進士累官都給事中萬厯中與同官合疏請豫教皇太子忤旨削籍歿贈太僕少卿父承科以公貴贈戶科給事中公諱适字幼洪晚值明亡自稱

南國廢人早歲敏妙下筆成文章贈翁器之曰此兒頗類乃祖中崇禎十年進士釋褐衢州推官以卓異徵甫去任而福王立南京入除戶科給事中內閣馬士英遣人致殷勤於公公弗報也於是士英擅政力援逆案中阮大鍼使掌樞柄共招致羣小謀盡逐東林黨人而武臣如誠意伯劉孔昭忻城伯趙之龍之屬皆與表裏相唱和尚書張公慎言爭之不能得引疾去閣臣姜公曰廣都御史劉公宗周復相繼去公意憤激極言老臣淪

弃可惜因請申明祖制以清議專歸言官不報未幾公
兼辦吏科事趙之龍疏薦前少卿陳爾翼爾翼亦在逆
案中得旨起用公業鈔駁之矣之龍復疏辨公遂彈之
龍畧謂祖制惟科臣與司封駁未聞以勲爵參者爾翼
嘗稱魏忠賢用命而薦崔呈秀為本兵夫以諂魏逆者
為公道假魏逆而在亦必昭雪而後可以薦崔逆者為
公道假崔逆而在亦必推用而後可若一經勳臣條列
無論是否即登啟事則科臣封駁與銓臣甄別俱可罷

而不設是悖旨自雄而弁髦故制也疏入羣小恨公刺骨其明年進兵科右而總兵官寧南侯左良玉方與馬阮交惡舉兵焚武昌以叛以清君側為名初公之在衢也蔡奕琛嘗以黃緣事發覺上官檄公偕他推官會勘公執法無所屈奕琛坐是得罪南渡初召為吏部右侍郎或勸公往謝公故不往奕琛深銜公及居內閣思因事中傷之公疏薦侍郎楊鶚可仍撫荆襄且言鶚與鎮臣良玉忼慨同仇共矢夾輔云云奕琛摘其語票旨嚴

加詰責已而良玉兵起即暴死軍中其子夢庚代將連艘二百餘里破九江安慶諸府京師未知良玉之死也中外大震九卿諸御史爭上疏請討良玉科中公疏獨中止不果上羣小益疑出公意會士英遣私人方國安統兵往禦良玉於江中國安顧焚銅陵掠南陵所至人皆嬰城固守公詞知之中夜起草疏劾國安罪當斬并及鎮臣牟文綬劫掠狀或沮公曰君休矣言之何益直促禍耳不聽奕琛果票旨責公沮撓國安軍又自露章

劾公誣以黨逆下錦衣衛獄羣小必欲殺公以快故憾御史張孫振遂言公東林後勁復社渠魁宜速正兩觀之誅獄由是益急公亦自分必死纔逾月南京失守始脫身歸奉其母徐太孺人避地邗舍中

皇清順治三年巡按御史用地方人材薦非公志也不得已遷延行至中途而返凡杜門却掃者十有七年太孺人壽終哀毀骨立以不勝喪卒享年五十公為人公廉強直在科中僅數月所上章奏二十餘悉關宗社存

亡東南利病至於是是非非尤激切言之不肯媿嬰骹
骹取合權要故深為小人所忌其得不死者幸矣雖然
公即死亦何愧之有彼小人者豈遂能不死哉配申氏
贈孺人再室以顧氏封孺人其先有太僕卿諱存仁者
世宗朝為名諫官即顧孺人高祖也孺人自公諸生時
故以勤儉佐公起其家公方下獄合門駭懼孺人搖手
戒家人勿令太孺人知晨夕拭淚定省無幾微見顏面
蓋其孝謹類此公之既歿能力持家政而縱諸子於學

俾皆致有成享年六十有九子男五人瞻康熙癸丑科
進士誦殤誥廩例太學生謀乙卯科順天舉人誦太學
生即從琬游者也女五人長適諸生申岳來次適申祖
琦次殤次適候補中書舍人錢廷欽次適貢生李綿初
孫男十一人女四人曾孫男女若干人長女申出也申
孺人前從葬贈翁墓左故不祔公與其祖太僕公後先
俱以直言顯名又俱以諫官終符贈翁之言吳人謂贈
翁知子云銘曰

善覘國者覘人有無苟無人焉其國將墟明之季世蠅
營蝸沸肆言鈎黨清流喪氣公也侃侃枝之梧之棟榱
崩折勢莫能支幅巾布袍言旋三徑訖為遺老名高節
勁浮圖雙峙野水環流宰木鬱蒼公歸斯邱乘雲駕霓
風雨下上公靈儼然百世所仰

貞憲先生墓誌銘

嘉定侯先生研德之歿也其友宋先輩既庭聞之為位
以哭且往弔其孤集先生故人門下士語之曰按謚法

清白守節曰貞博聞多能曰憲今先生當家國破亡之
餘顧能履艱出險以無墜其先緒可不謂貞乎修身立
言以無忘其師學可不謂憲乎盍以貞憲易先生名衆
皆曰然因作謚議之文奠告殯所由是學者稱貞憲先
生將葬其孤來乞誌若銘予與既庭皆交先生久既庭
既議其謚矣予故不敢辭乃為誌而銘之誌曰先生諱
泓字研德晚更諱涵別自號掌亭有諱堯封者累官福
建右參政先生高祖也祖諱震暘萬曆中進士累官吏

科給事中以抗疏忤魏忠賢削籍卒贈太常少卿祖妣龔太孺人生三子其長子曰峒曾天啓中進士官至左通政明亡以城陷不屈死其季子曰岐曾太學生後通政公二年亦坐事累死是即先生考也先生少補諸生與伯仲及羣從受經陶菴黃先生之門竝有文章聲譽而先生最為陶菴所引重

王師下江南通政太學兩公既後先殉國太恭人亦及於難而上官又有沒通政公遺產及名捕公幼子澣之

令相繼下縣是時侯氏禍患踵至死喪狼籍而官吏且
絡繹交馳於門親知相率驚竄其他株連鉤引者尤衆
計莫知所出先生兄弟合羣從僅六人仲兄前天兩從
兄又皆從其父死伯兄又挾從弟瀨亡命惟先生在耳
顧以獨力撐拄其間上應官府符檄次謀殯殮次拊孤
寡益瀕於死者數矣其室孫孺人病垂革先生亦不暇
恤也有司捕瀨不獲遂執先生應命上官誅以好語脅
以嚴刑俾具白瀨踪跡先生慨然力辨不少動久然後

得釋而羣無藉睥睨侯氏者猶乘間思擠之先生懼終不免乃攜家走他縣匿村落中無恒居凡三年而始遷郡城又三年而歸故里伯兄亦歸相與經理太學公故產則僅餘十之一矣性尤友愛析產一聽伯兄一切有無多寡肥瘠置不較也字仲兄遺腹子恩勝於己出子殤哭之過時而悲故有嘔血疾至是益甚以逮於歿享年四十有五先生頽然長身其面上豐下削丰采偉然自少博覽強記凡經史百氏古今典故次至天文地理

醫藥卜筮浮圖老子之書無所不通好從鄉先生討論天下大事每豫揣事後成敗得失亦無所不合太學公方負盛名四方賢公貴卿訖諸名士造門登堂者彌日夜不絕一見先生輒呼為小友晚而定交於予予少先生四歲先生以弟畜之予尤嚴憚不敢以雁行進也其論學則悉本大學致知格物之說以為物不格而遽談主靜則遇事不無溷濁若遽談主敬則用力不無斷續此皆未徹乎其原雖有積累往往能處常而不能處變

能獨善而不能兼善也論文則用孟子一書為宗以為
讀孟子而悅然悟其所以為文者然後知事理象數變
易吾前者莫非是物引而出之汨汨乎其來也浩浩乎
其不可窮也竒正隱顯起伏闔闔隨吾意之卷舒而未
嘗有一成者也是故吾無常師能驅使古人而不受古
人所驅使論詩則欲別裁偽體而極之自得以為苟自
得之師心可也法古可也苟無自得法古非也師心亦
非也以是先生於詩絕不苟作或一日數篇或經月不

得一篇平生所著掌亭集凡若干卷玉臺金鏡文一卷
蓋自陶菴歿而先生繼之諸儒稱能得師傅者必首推
先生云元配孫孺人巡撫都御史諱元化女有賢行以
哭祖姑龔太恭人舅太學公毀卒繼章孺人知縣諱簡
女又繼莫孺人子三長開國監貢生出嗣仲父後次棠
縣學生次萊出嗣伯父後女一殤某年月日卜葬於某
鄉某原距先生歿若干年矣銘曰

先生著述絕塵而奔有如海濤澎湃揭天復如雷霆晦

冥轟擊脩焉止霽雲激水寂才與學充氣又如之惜遭
艱貞細大莫施苟其施之功建名立命也如何訖於潛
蟄魁壘輪困悉寓斯文讀其遺書想見其人

侯記原墓誌銘

嘉定前左通政侯公峒曾既以城陷不屈死其子演潔
皆從死已其弟太學公又以事被執太學家子柅園府
君與通政公幼子澣適在他所故不及於禍不移日而
名捕澣之令下君不暇顧家竟挾澣以逃達於支硎之

中峯訛言追者將至澣大懼欲歸就死君持之泣曰不可汝死吾世父目不瞑矣汝速行吾代汝死立遣澣而身自登小舟攜酒痛飲解其腰間金以與舟人揮之去乃大書澣姓名於衣襟殆徧躍入水自分必死矣會有洄而拯之者出水良久始甦土人詢知其故歎曰此忠義家也盍留故衣水次倘有追者當以示之給令求尸水中耳君從其言易服夜走吳山有老僧薙君髮更其名一正授以盃曰汝勿留此吾誓不汝泄也復至中峯

中峯僧匿之而澣亦薙髮亡命問道渡江匿於揚之天寧寺矣事甫定君母弟掌亭先生迹知在所遺書勸君還君乃謝中峯僧變姓名往來崑山常熟間逾三年聞澣死與掌亭先生哭之慟君拊膺曰吾萬死一生以保吾弟吾為世父遺孤計耳今顧至此極乎趣歸故里以其長子乘嗣從弟演以主通政公祀乘夫死又以幼子來宜繼之於是君遂無後澣歿命以掌亭先生子萊為己後嗟乎天之禍侯氏何酷也微君兄弟相與奔走內

外支持門戶則侯氏斬焉無遺矣豈天果未定乎抑視
天寤寤從古所歎不獨在侯氏然邪君諱汭字記原老
居柘園遂以此自號蓋太學公諱岐曾子而太常少卿
諱震暘家孫也幼聰穎太常公家居嘗與子弟論李可
灼紅丸事君甫九歲侍側即請曰楊漣既與方從哲同
被召在內廷當進紅丸時何不面諍而顧從衆出宮門
乎公由是大奇之稍長為諸生與諸弟講求經世之學
期達於用而君尤忼爽有志節落落自喜嘉定之以銀

折漕米也著為令甲久矣崇禎之季流賊告警議者復令輸五萬餘石以佐軍興嘉定士民苦之其明年將伏闕請免募能行者君慨然與張先輩鴻磐詣闕下疏陳嘉定素不產米連歲大饑人相食之狀具為諸公卿條其利害甚悉朝議韙之訖如所請至今士民賴焉是歲以例監生中順天鄉試乙榜凡與乙榜者方合疏乞準貢而閣臣顧遣私人邀賂君即拂衣以歸是後不復應舉晚而學使者旌其門曰高士君亦峻拒不受也始君

歸自京師知明將亡盡出其室寧孺人匱具易金歸諸
王母龔太恭人請白塔田二頃將往耕之筮得震之剝
筮者曰未可行也君曰否予退也非進也來也非往也
不往則无不利也予為長子成卦皆動宜與婦行也變
而碩果宜得獨全也互曰禴祭受福所謂不喪匕鬯也
又曰吉大來互之之曰黃裳元吉所謂大來也且吾資
於婦上承王母黃裳居尊王母當之矣吾具行乎既而
俱如筮言康熙十六年遘疾復命筮之筮者曰是兆也

是為出於死門君笑曰向者震之剝所謂出死門者也
今已矣不可復出矣遂卒達者以為知命壽六十有四
配杜繼甯二子乘來宜皆甯出即後先嗣從弟者也女
二許嫁許秘柴某俱殤君既丁禍患故為學益進嘗論
易乾坤二卦曰世之衰也所向无可用剛直者乾主於
剛然繼之以健中正又繼之以純粹精蓋必如是而後
可以剛也坤六二之動直內以敬然繼之以方外以義
一本乎柔順中正蓋必如是而後可以直也不然恃吾

血氣而不撓不摧吾能免於悔吝乎蓋晚歲所得如此
某年月日其孤萊卜葬君於某鄉某原乃來請銘銘曰
侯之門兮忠且義保孤難兮殺身易君九死兮心彌慰
極飄泊兮天之涯茹荼檠兮甘如飴幸生全兮返故栖
君之兩父兮翔正氣薄雲與日兮摩天際今往從之兮
其可以無愧

廣西提學道僉事申君墓誌銘

昔在吾吳少師申文定公以進士第一人歷事三朝中

歲入內閣為神宗首輔於是值國家昇平時居中調劑
東宮採援建言諸臣從容進退衆推賢相生二子長曰
兵部尚書公用懋次曰廣西參政封通奉公用嘉區為
東西兩房諸孫後先通籍者十餘人諸曾玄勝衣冠拜
起者數十人高甕連牆鱗次以居里父老觀仰太息以
為吳中甲族之盛前此未有也參政次子曰戶部侍郎
公紹芳其最少子曰候選推官公紘祚推官入

國朝為予同榜進士最後捐館舍而申氏始中落文定

公故第至是亦授他氏矣又五年而君復擢甲科君諱
穉字叔旆其王父即通奉公也父諱某通奉第三子以
文定公廕嘗官內閣中書舍人以君貴累贈禮部郎中
禮部公家門貴豪其三世門生故吏及姻黨甚夥往來
送迎餽問所費不貲而歲入頗減以是益困暮年家居
延訪名師益友俾與君相淬磨為文章欲以再興中氏
君自少穎悟雖不廢游嬉而長於記誦甫弱冠善屬場
屋之文順治末遂舉江寧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歸拜

翁媪於堂下禮部公喜曰兒勉旃尚無隕吾先少師之緒君亦慷慨自奮竊謂功名可階梯升而戾契致也授內閣中書舍人以

覃恩加一級又以收掌實錄加實俸一級進禮部祠祭司主事又以

覃恩加一級再補儀制司歷進郎中

覃恩又加一級康熙二十四年擢廣西提學道僉事君居禮部久諳練故實諸司有事尚書必問申郎中云何

其見倚重如此君之任中書也故事有考選例衆謂叔
旆必首得科道官矣而以例格故不得及官郎舍又當
考選君亦自說必得矣而以連丁內外艱故又不得由
曹郎出視學政在吏部銓直常調耳他同舍郎或攘臂
獵取之而君回翔日久又僅得廣西廣西介嶺嶠之間
距京師五六千里越長江重湖而後至蠻煙瘴癘士大
夫每不樂往君體豐碩素不耐炎熱人地絕不相當所
親恒微以諷君君則徧考嶺外圖經詢問土俗與夫七

星巖獨秀山之勝買舟束裝而行笑曰此非韓退之范
至能所稱駢驚者耶吾何以不可往然之任再踰旬而
復丁嫡母艱以歸歸不期月而遂卒豈果命為之耶申
氏自文定公以來凡擢甲科者率都顯仕享高年其蚤
世者莫如推官公其宦而未及顯者則又莫如君君為
人機警通知世務之變交游親故方溢朝列力能為君
推援而君訖數竒不偶官止於五品壽止於五十有一
文章不行於世而功名不大著於

朝可悲也君事兩母有至性生養歿送無不如禮晚節
數過予虎邱書舍意惓惓若有屬者未卒前數日書舍
桂華始放君復至相對清坐者移時然後去俄而訃音
至矣配徐宜人累贈左都御史諱某之女治家嚴整有
法前君十月卒子男三長曰珂康熙丁巳科舉人次曰
琳國子生蚤夭又次曰瑋吳學生女二長適諸生黃璜
一在室孫男二孫女三其孤卜於某年月日合葬君夫
婦長山鄉羊字圩之新阡來乞壙銘汪琬曰予曾大父

參政府君與文定公嘗同硯席府君上公車文定公方
主會試以失府君為憾府君之葬也文定公實銘其墓
予諸生時禮部公欲延予家塾為君師適予連舉科第
不果蓋有通門之誼舊矣其敢不銘銘曰

遠追文定其世維四族胄則華科名則偉公侯之孫宜
復其始雖中道亡餘慶未艾

堯峯文鈔卷十三